

单地

怀人

# 从大山深处走出的文化世家

刘克敦

2020年11月末,我前往江西省修水县,参加修水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因为疫情,原本应在去年召开的这次会议延期到今年,又从上半年改在下半年,主题自然也由纪念陈寅恪逝世50周年改为纪念其诞辰130周年。

##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世家

算起来这是我第三次到修水了。第一次是在20世纪末,当时从县城到陈家大屋尚无可通机动车的道路,我和当地的一位朋友是在乘坐一段汽车后又是在山林中步行了两个小时才来到位于崇山峻岭中的竹墩——也就是陈氏家族的所在地,那所著名的陈家大屋就静静地坐落在一座小山脚下,周围有小溪流过。那一刻的感动我至今记忆犹新,这里是陈宝箴、陈三立的故居,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文化世家的出发地。

应陈氏后人的热情挽留,我们还在陈家大屋住了一夜,并品尝了陈家后人为招待贵宾才会做的当地美食修水哨子,它用芋头和红薯粉为皮,包着以虾米、腊肉、油豆腐和笋干做的馅,煮熟后上桌,香味扑鼻。后来也几次吃过哨子,总感觉没有那第一次的味道鲜美。在有些昏暗的灯光下,听陈家后人讲述当年陈家人在此艰难创业的故事,那场景是我一生难忘的体验。如今这自然已不可能——陈家大屋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连住在里面的当地农民早就搬迁出来,更不允许游客在里面过夜。

记得在返回修水县城时,我们决定步行,选择了一条比较近却极为坎坷的山路,据朋友说当年陈寅恪的祖辈如果要去县城,很可能就走的是这样的山路。我至今记得走那山路的艰险,因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路,要靠朋友用手里的竹竿拨开密密的草丛,顺便吓跑可能藏在里面的毒蛇,当时正是盛夏,我们走不多远就已大汗淋漓,随身携带的一瓶水很快就被喝完。也就在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个家族走出深山的艰难。作为客家人,陈氏家族依靠他们的辛勤和智慧,由一个棚户之家到耕读之家,再由耕读之家到仕宦之家,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世家。陈家数代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无法衡量,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中国农民的梦想,只是能够让梦想变为现实者少之又少。

第二次去修水,则是应修水县委政府的邀请,为他们修建陈寅恪纪念馆及维修陈家大屋等事提一些建议,当时去陈家大屋的路已经可以勉强让小汽车通过,但陈家大屋依然破破烂烂,如何尽快修复已经迫在眉睫。由于当时还不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修水又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资金筹集方面很有困难。不过当地政府还是表示,他们为陈寅恪及其家族生活

(上接16版)老余的爷爷是上世纪50年代成为国营瓷厂员工的。以后,从爷爷到父母再到他,一家三代,都是国营瓷厂员工。中国人取名,喜欢高大上,相声里曾讽刺过宇宙牌香烟,我没想到的是,景德镇真的曾有一家工厂,竟以宇宙为号。

在景德镇,4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十大瓷厂**,宇宙瓷厂便是其中之一。今天的景德镇市区,有一个知名去处,即陶溪川。夜晚的陶瓷集市,招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数百个以陶瓷产品为主的地摊沿路铺开,曲曲折折绕出好几百米。地摊背后那些房屋,无论工作室还是酒吧、商店、咖啡馆,一看就知道是改造过的老建筑。至于一根高耸入云的烟囱,更是直白地告诉每一个游人:这里曾是一家工厂。

是的,这就是一家曾经的瓷厂。上世纪50年代初,通过公私合营等手段,零星的作坊被整合到一起,成立了十多家瓷厂:建国、人民、艺术、东风、景兴、光明、红星、红旗、宇宙、为民……十大瓷厂的成立使景德镇瓷业再次焕发生机,并由手工升格为机械,由柴窑升格为煤窑、油窑、气窑。

老余还记得,那时,瓷厂经常接受政治任务,比如生产国礼瓷、纪念瓷、国家领导人专用瓷等。如1978年邓小平出访美国,就曾将建国瓷厂生产的扁肚花瓶和双耳瓶作为国礼。

总而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统销,让景德镇瓷业走出了晚清和民国的阴影。在老余记忆中,小时候,由于父母都是瓷厂员工,这意味着每个月都有固定且不菲的收入,工厂经常会发放各种福利,从住房到手套,从服装到逢年过节的食品,这种待遇,让其他非瓷厂员工的孩子无比羡慕。家里没有人在瓷厂工作,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家是景德镇人。所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景德镇陶瓷学院。

老余给我看过几张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瓷厂老照片。黑白照片被岁月浸染得发黄,但那些在成型车间里劳作的工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足和幸福。

然而,老余大学毕业分回瓷厂不到两年,十大瓷厂纷纷衰落。1995年,随着企业转制,十大瓷厂一夜之间化整为零,尔后陆续倒闭。老余说,那年,连续几个月没发工资。有一天,满面焦虑的厂长召集开会,垂头丧气地对大



江西修水县陈家老屋外貌。 新华社资料片

成长在修水而自豪,而另一位值得他们自豪的是同样出身修水的宋代大文豪黄庭坚。不管多么困难,他们一定要把陈家大屋保护好,让更多人走进和了解陈寅恪家族——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文化世家。

这一次,是我第三次来到修水,明显感觉到当地人对我们的热情,以及他们在提及陈宝箴、陈三立和陈寅恪等名字时的自豪。他们对陈氏家族所表现出的敬佩和热爱,显然发自内心的。会议之余,主办方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到陈家大屋参观考察,我惊喜地发现如今从县城到陈家大屋已经有一条宽敞的沥青公路,乘车仅需半个小时就可到达。不但陈家大屋早已得到维修,还新建了一些纪念性场馆以及接待游客的设施。这些维修和新建设施整体而言没有影响原来的地理风貌和文物原貌,在对房屋等建筑进行修缮时也注意到了修旧如旧,尽量保持原貌。从各位专家学者的反应看,他们对当地政府为陈家大屋及有关文物所做的保护工作是满意的,也都为当地农民所表现出的热情而感动。

在返回县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一直在激励陈家数代人一定要读书识字,一定要走出大山?仅仅是为了光宗耀祖?显然不是。我想到了陈家大屋门外空地上那两对有名的举人旗杆石和进士墩——一是对是因陈宝箴中举而设,一是对是因陈三立中进士而设。它们的出现不仅标志着陈家的出人头地,更是陈家成功走出大山的象征。后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湖南实行的新政,不仅有力呼应了维新变法,更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重要篇章。而陈氏父子之所以如此,正是源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源于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不愿祖国走向衰落乃至被列强瓜分的悲惨结局。他们一定要走出大山,就是为了获得了一个救国救民的机会,就是要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文人一直坚持的理想。

# 窑火千秋

家说:工资发不出来了,大家领点瓷器去卖吧。

一度,在景德镇,下岗的瓷厂员工为了混口饭吃,要么合伙以小作坊的形式小敲小打,要么把低档瓷器运往各个城市摆地摊。在我印象中,当年,我生活的那座距景德镇近2000公里的川南城市,林荫道上,就有不少打着景德镇瓷器牌子的地摊,花花绿绿的粉瓶和粗糙的碗盏堆积如山。曾以皇室特供傲视群雄的官窑瓷器,就这样跌下神坛,成为低廉的大路货。

为了谋生,老余不得不离开景德镇,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先后在北京的一些广告公司和文化公司打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世纪之交,与景德镇瓷业没落相伴的,是其他瓷业重镇的崛起。

如今,潮州、佛山、德化、醴陵和淄博都是**国内瓷业翘楚**。2004年,潮州陶瓷工业产值达160亿元,远超景德镇,中国轻工联合会和陶瓷工业协会将**中国瓷都的称号授予潮州**。这对窑火千年不绝,早被民间认定为瓷都的景德镇来说,无疑当头棒喝。5年后,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3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上,景德镇赫然在案。

从白瓷到青白瓷到青花瓷,下一步,景德镇要用什么才能扳回一局呢?

## 景漂的艺术人生

作为一名陶瓷艺术家,范平在选择工作室时,先后考察了潮州、德化、淄博及景德镇等各大陶瓷产地。最终,他选定了景德镇。

他认为,尽管从工业产值上说,潮州等地都超过了景德镇。但是,如果潜心陶瓷艺术,最好的地方仍然是景德镇。

范平的看法,与景德镇一些专家和官员英雄所见略同。景德镇的一位官员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就表示:时至今日,政府不可能重新组织像十大瓷厂那样的大规模生产,而是要把重点放在搭建平台,建设更加注重陶瓷文化的陶瓷产业创意园。

范平正是看中景德镇的这种定位而来的。范平工作室的书柜里,醒目地摆放着他获得的七项国家发明专利证书。作为深入陶瓷艺术多年的资深艺术家,这七项发明专利的指向理所当然是瓷艺,范平把它们统称为**七泓彩**。

出身于书香世家的范平从小热爱书法和绘画,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开始在陶瓷上作画。经过十年的不断摸索,七泓彩次第问世。

七泓彩是干什么的呢?简单地说,随着科技进步,陶瓷艺术的创新已是世界潮流,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运用已成发展趋势。以往,由于技术条件限制,瓷器大多是一次烧制成型。此外,传统工艺也无法在各类深色彩瓷及紫砂、黑陶、晶状金属等器面描绘并烧制大块立体彩画,七泓彩就因为解决了这些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难题从而获得国家专利,也成为范平有信心把工作室开在景德镇的秘密武器。

七泓彩专利,主要是七泓彩新颜料(釉料)、新的燃煤剂和创新工艺。颜料既使用了大量宝石类的无机矿物质材料,又使用了珍珠、贝壳之类的有机材料。这些不同材料的烧结温度悬殊几百度,按以往工艺,无法在同一件瓷器上同时使用。而七泓彩颜料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当然,范平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件小小的瓷器,需要反复绘制和烧制五六次之多。

就在范平把工作室落地景德镇之前半年,离开家乡20多年的老余也回来了。他辞掉了北京某文化公司总监的职位,回到家乡,与两个昔年的同事重操旧业。他们组建了一家公司,主要业务就是为范平这样的陶艺家提供作品烧制。

北漂这个词众所周知,到了景德镇,我才知道还有一个类似的词:**景漂**。“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这句在景德镇流传已久的老

话,如今有了新的注解。匠,不再指从事瓷业的工匠,而是指来自五湖四海的怀抱梦想与利器的陶瓷艺术家。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外地来景德镇进行艺术创作的非景籍艺术家和文艺青年,已突破3万人。尤其引人注目目的是,3万“景漂”里,有5000名左右的海外人士。

2005年暑假,英国人弗莉斯蒂·艾利芙第一次来到景德镇。琳琅满目的精美瓷器令她欣喜若狂,“整个城市似乎因瓷而生,遍地都能看到瓷器。”作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博导,此前40多年,艾利芙一直尝试突破西方传统陶瓷,注入现代元素,但一直没找到从何下手。当她来到景德镇,在见证了2米多高的大型瓷器以及中国釉下彩与釉上彩手法时,她眼前一亮,茅塞顿开,当即决定留下来作一个“景漂”。

以后几年,这个金发碧眼的异国艺术家,一直出没于景德镇的窑厂之间,走访当地工匠,访问中国陶瓷艺术家,一点一滴地学习、积累。2008年,经过几年摸索,她终于将自己在景德镇创作的巨型作品运回英国,进行了两年巡回展览。

某种意义上讲,“景漂”不仅让景德镇陶瓷散发出新活力,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座城市**。像范平这种资深艺术家,他们不仅带来了和陶瓷有关的发明专利,而且,作为一名管理学博士,他还带来了更为现代的思想观念和运作思路,乃至更为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如今,景德镇既不是元明清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的劳动密集型工场,也不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按部就班,各个工厂自成社会的国有企业,而是一座以瓷为核心,艺术与生活相互交融的充满文化韵味的新型城市。

在工作室忙碌一天后,吃过晚饭,范平从工作室出发,向山谷深处慢跑,他一直要跑到几公里外那座人迹罕至的山上。那里,可以俯瞰整条山谷。如果是从前,他将看到一座杵声殷地,火光烛天的“四时雷电镇”;而现在,他看到的是掩映在山谷里的点点灯火,朦胧、安详而舒缓。他能感觉得到,在这种微妙的景物转换之间,时代,正在化蛹为蝶。

流年似水。无数的瞬间消失在生命长河中,如沙粒渐渐遗忘在记忆的角落里。但总有一些精彩的瞬间,不曾遗忘,不曾暗淡,仍然以一种特有的光芒,照亮时代的记忆,并且永恒。

2021年初,一本非虚构类图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推出,书名比较独特:《瞬间的永恒——新华社高级记者方政军新闻日记五十年》;文本也耐人寻味,它并非一部日记体的回忆录,而是作者五十年新闻日记的原样呈现。一篇篇日记连接构成的史志文本,具有了类似纪录片创作中“纪实”影像带来的真实感、现场感和历史感。

通读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上下两册的巨著,我们惊讶地发现:一名记者的私人日记,因为真实地记录了过去五十年间貌似平凡的新闻瞬间而弥足珍贵,具有强烈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方政军经历的新闻瞬间,不只是属于自己,还属于一群人、一个时代共同的记忆。

中国新闻学泰斗方汉奇先生评价道:“此书以及尚未出版的百万字原始记录是当代新闻史、社会学领域不可多得的贴近生活的时代缩影。该书的出版,既展示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工作的成果,也为教学研究和战斗在一线的新闻传播工作者提供了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高档次读物。”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原副主任、《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生前写给方政军同志的信中说:“通讯写得很好(指《今天是我们的节日——献给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那么大的历史跨度,那么多的重大事件,写得那么精练、概括,真是大手笔!”

方政军从农村走出,慢慢成长为一个新闻人,他半个世纪以来从业生涯的历史,自然贯穿着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

在回顾自己几十年的从业经历时,方政军深有感慨地说:“文革期间,一些新闻报道沦为派系斗争的工具,这很可怕;改革开放初期,新闻成了某些官员、企业家升官发财、获取光环的筹码,这更为可悲;如今,不少新闻报道仍然存在捧官捧大款的有偿新闻现象,这是职业道德沦丧的表现,需要引起同行警惕。”在反思当中,他更强化了自己对新闻职业道德的认知:“从业几十年来,这些有着沉重代价的事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深刻明白记者要‘先做人,再做新闻’的职业底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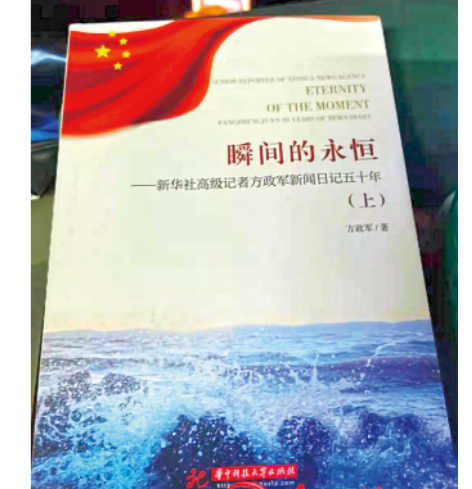
在方政军看来,“作为记者,日常的动态报道要写,但那只是生活信息,新闻更需要发挥影响社会与时代的功能,这就需要记者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精神,用心地投入到一些重大社会主题的报道当中去。”

方政军五十年来来的新闻日记,虽然当时没有刻意写史的意念,但正是因其自然真切的详实记录,使很多人和事构成了新闻事业发展某些方面的历史佐证。

本书作为日记体裁,行文中虽然也有抒情,但更多是严谨的记事。作者五十年的新闻实践中大量精彩的实战案例,是本书的一大看点。如果将从台前(发表的新闻稿件)到幕后(具体采访的过程)对照观览,读者会有非同寻常的收获。对于一个想成为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专业学子或是刚刚踏入新闻战线的年轻人,《瞬间的永恒》一书,正如讲述“大片”创作过程的“纪录片”。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精彩案例,如“关于中国黑社会势力的系列调查”“长江赣州湾渡口真相调查”等,书中都附有新闻作品的完整文本,且在代表性作品之后,又往往附有作者经验反思的文章。

如何写出好的新闻?方政军指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广泛的知识面,多进行调查研究,从多方面论证。如果是批评报道,不仅要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还要有第三方的权威意见和材料细节。这样的新闻稿件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对于非事件性新闻的写作,记者要注意什么?方政军说道:“除了可读性、接近性外,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有受众,必须是党和人民关心的问题,才有生命力。而深入基层、乐于吃苦,是新闻记者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



# 瞬间的魅力